



华夏全媒体
主管主办
华夏日报社出版
国际标准刊号
ISSN2521-0289

编委会

江单 张华勇 黄浩
李增勇 龚德贤
张邦毛 齐明利 许平安

顾问 | 邓飞 方智平 李凌

总编辑 | 江单
执行总编辑 | 张华勇

执行社长 | 黄浩
副社长 | 刘军
副总编辑 | 李增勇
蒋靖善 龚德贤
视觉总监 | 古风

采访中心

主任 | 董哲
编辑中心
主任 | 罗阳
经济新闻中心主任 | 龙波
文旅新闻中心主任 | 许平安 (兼)
视频新闻中心主任 | 罗明荣
区域新闻中心主任 | 潘利求
评论新闻中心主任 | 贺强
国际新闻中心主任 | 黄浩 (兼)
新闻影像中心主任 | 巢砥平

驻境外记者

驻澳门记者 | 王强
驻台北记者 | 李冰洁
驻东京记者 | 向建国
驻新加坡记者 | 毛周
驻新德里记者 | 黄朝
驻阿拉木图记者 | 周璐
驻耶路撒冷记者 | 贺友
驻纽约记者 | 罗韵诗
驻开罗记者 | 吴志刚
驻莫斯科记者 | 朱可夫
驻奥斯陆记者 | 向建军
驻伦敦记者 | 邓联辉
驻巴黎记者 | 卢伟平
驻巴西利亚记者 | 尹志强
驻堪培拉记者 | 欧阳子

实力，永远是国格与人格的基础

2月24日下午，当乌克兰节节败退的消息在中文互联网上不断传来时。

水木君刷到一条有点可笑，又让人颇为心酸的热搜：乌总统用俄语呼吁不要支持战争。

在镜头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用俄语，向俄罗斯民众表示：乌克兰不想要战争。

“我们应该阻止（战争），趁现在还来得及。如果俄罗斯领导层不愿意和我们坐下来谈一谈，他们应该愿意和你们（俄罗斯人民）谈一谈。

俄罗斯人愿意打仗吗？恐怕这个问题取决于你们，俄联邦的民众。”

看完之后，倍觉可笑。韩非子曾说过一句话：国小而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伐而拙交者，可亡也。

这句话用在乌克兰身上，恰如其分。

泽连斯基，这个喜

剧演员出身的总统，仿佛真的在把国际政治当成“演戏”。

战争爆发之前，他带着乌克兰拼命地倒向西方。等到俄方多次警告无效后，两国边境上军事压力骤增。他又辗转于欧美各国，卑躬屈膝，四处求救。

战争一触即发，他又要向俄罗斯的老百姓“示软”：我们不想打仗。

谁不知道你不想打仗啊？乌克兰打得过谁啊？

但这种左右横跳、四处装孙子的举动，能换来什么呢？换不来乌克兰的和平，只能换来乌克兰人民的苦难。

2月24日下午，还有一条乌克兰传来的新闻，扎痛了我的心：24日上午7点12分，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的首府哈尔科夫市。几位乌克兰人民冒着寒冷走上街头。他们跪倒在街边，在凛冽的寒风中祈祷着和平。

即便身处和平国

度，看到这一幕的我们，也很难不对他们共情。

大时代下的小国，小人物能做的只有祈祷自己能活着。

这就是为什么水木君说：实力，永远是国格与人格的基础。

在实力面前，弱国没有尊严可言。

多年前，前任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贾法里先生，在一场事关自己国家危亡的联合国会议后，被拍下落寞的一幕。

彼时，英美法三国正借口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悍然发动入侵叙利亚的战争。

贾法里在联合国大会上慷慨陈词，怒斥英美法三国的侵略阴谋，要求他们拿出“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

结果，他一开口，英美法三国代表纷纷离席。并于不久后，空袭叙利亚。

正义的弱者，在列强环伺中的呼号，是那么地震撼人心。

因为他是用生命在

呼喊。可强者根本懒得跟你逼逼。

如同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用一根试管指控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鲍威尔一样。

不要管试管里是证据还是洗衣粉，我要揍你根本不需要理由。

但与之相对的，还有两条消息，让身为中国人的水木君颇为触动。

一是普京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这条重磅消息，是2022年2月22日宣布的。

这一天，恰好是北京冬奥会结束后的第二天。

这个时间节点特别耐人寻味，包括水木君在内，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普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跟乌克兰彻底撕破脸，主要是为了给中国面子。

毕竟，友邻大国正如火如荼地举办冬奥会呢，你这边一接火，人

家主办国肯定为难。

这一信号，恰恰是在不动声色中，彰显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还有一个消息是，2月24日中国驻乌克兰使馆提醒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和中国企业：

如要开车，可在车身明显处贴中国国旗。

是不是想起《战狼2》里的那一幕经典画面了？

又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了。

出国在外，中国护照不能送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但却可以在任何地方护你平安。

这世界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

唯一能为风平浪静撑起屏障的，只有强大的国家实力。

只有国家强大，别人才会尊重强国公民。

弱国无外交，古往今来都是一条铁律。

■才华水木君

煞鹅灭绝记

异世有墨兰，居幽谷，独立芬芳。幽谷有王禽，曰美鹰，草木受其庇佑，丛林久安。

有一巨禽，曰煞鹅，忽至幽谷，啄其叶，残其花，满地狼藉。

鹰曰：“虐矣！羞与禽伍！”

鹅曰：“此花，旧时植于吾园，虽移于谷，亦吾家事也！”

鹰曰：“谬矣！兰生天地，各美其美，汝啄其枝叶，非义也！是绝于林也！”

鹅曰：“吾非食兰也，乃使其无害也。”

鹰曰：“昔有蒙草，蔚然壮观，汝掘鸿沟以

裂之，虽未入腹，亦断人手足也。”

鹅曰：“兰、草不相类，未可齐观。”

鹰曰：“尔行相类，性犹一贯也。不畏后世乎？”

鹅曰：“此吾之遗产也，失产者毁，承继者誉。毁誉参半，何所惧哉！”

鹰曰：“禽亦有道，不侵善类。汝残虐孤行，此遗毒也，非遗产也。”

鹅曰：“吾老矣，故示之悍然，拓土以显志，史书不能轻，足矣！”

鹰曰：“汝亦巨禽之姿也，竟无赖至于此

乎？！”

鹰气急，访于天蚕，曰：“煞鹅凶，践踏群芳，如之奈何？！”

蚕谓鹅曰：“吾之立场，向来一贯也。汝宜反思，欺鹅太甚乎？”

鹰谓蚕曰：“尔辞幽隐，如未言也。携手制之，可乎？”

蚕谓鹰曰：“向时，汝常制之，见效乎？且此汝与鹅事，吾坐视而已。”

鹰复气急，诈以言，谓鹅曰：“止暴矣！不然，吾与蚕，将制汝！”

鹅曰：“卧榻之蚕，向为吾之口食也，假以时日，必吞之！安敢制

吾乎？！”

鹅虽是言，亦惊疑，谓蚕曰：“南有桑矣，其叶弯弯。鹰之视矣，其涎饕饕。”

蚕明其义，谓鹅曰：“吾与汝，既约为兄弟，各保禁裔，万勿疑也！”

鹰乃遁走，墨兰遂残。鹅以其不能立，复移植于圈内，恬而曰：“汝今无忧矣，受吾庇佑，此亦侠之大也！”

鹰闻之，又气急也，乃与鹅绝！蚕虽有赧颜，终默然也。

仙山有豫涵子，闻其事，寻一凡间酒肆，亦默然而坐。小厮趋前，问何肴以佐酒，豫涵子

曰：“烧鹅！汝店中，何法烹之，其味乃美？”

小厮曰：“尝闻内监之嗜鹅掌者，立鹅于热砖上，使其自行蹂躪，待受炙而死，一身血脉尽注于掌，此适口至味也，不忍于心故弃之。”

豫涵子曰：“凡鹅无辜，不当此刑！然煞鹅不在此列，当以此法烹之矣！吾赏千金！”

于是小厮遣人入幽谷，搜觅煞鹅。既擒，如法烹之，真至味也。其味传于天下，老饕竞食，未久，煞鹅谬种灭绝矣。

■诗剑雨魂

